

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田 雨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南京

【摘要】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迎来了新的历史契机。本文选取除中国以外的其余 14 个成员国，时间跨度涵盖 2007 年至 2022 年，利用这些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资源导向型、战略获取型和效率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进行研究。研究结论：一是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型动机较弱；二是战略获取型直接投资不成立；三是存在效率导向型投资动机。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RCEP 成员国；稳健性检验

【收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8 月 23 日 **【DOI】**10.12208/j.jmba.20250027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RCEP member countries

Yu Tia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Pukou District,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With the signing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China's FDI has ushered in a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his paper selects the other 14 member countries except China,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2007 to 2022, and uses the panel data of these countries for empirical analysis. Research conclusion: First,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RCEP member countries has a relatively weak resource-oriented motivation; second, the strategic acquisition-oriented direct investment does not hold; third, there exists an efficiency-oriented investment motivation.

【Key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CEP member states; Robustness test

1 引言

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以来，参与国在产业链和供应链方面的合作表现出显著的适应性，这种合作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合作及增长，其益处正逐渐变得明显^[1]。RCEP 不仅为东盟等成员国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还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外溢效应。在多重危机的背景下，RCEP 的生效实施为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注入了新动力，成为推动其增长的有益因素^[2]。得益于 RCEP 释放的积极信号，中国对协定成员国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均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使这些成员国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标地，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深化与拓展^[3]。

鉴于促进对 RCEP 成员国直接投资往来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还可以推动政治互信、

文化交流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因此，本文选择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2 理论假说

2.1 东道国资源禀赋与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的资源禀赋情况是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源禀赋包括一个国家土地资源、能源矿产、地理位置优势等情况，不同国家资源禀赋不同，往往会影响对外投资的目的、投资方式、发展情景以及利润空间。通过利用这些资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获得资源共享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或者拓展新的业务，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同时推动双方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繁荣^[4]。

假设 1: 东道国资源禀赋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2.2 东道国科技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

同东道国资源禀赋一样, 东道国的科技水平也是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 东道国科技水平较高, 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优势, 同时提升投资国企业自身的科技水平, 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技术优势^[5]; 另一方面, 东道国科技水平较高同时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意味着市场上的产品有着更高的生产效率 and 产品质量, 相对来说产业链条更加完整、居民生活水平也会更高, 这些都有助于投资国企业对接国际高标准, 进入更高质量的市场。

假设 2: 东道国科技水平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2.3 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

许多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东道国廉价劳动力, 或是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以获取规模经济, 降低产品的平均固定成本, 以获取成本优势。除此之外, 劳动力成本还是部分企业优化投资布局需要

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来说, 当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一些企业可能会考虑将生产线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以保持其竞争优势, 这种转移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还能进一步开拓新的消费市场, 实现更广泛的业务布局。因此, 对于基于此类对外直接投资目的的企业来说, 那些劳动力成本相对低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成为投资国企业的首选投资目标。

假设 3: 东道国高劳动力成本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3 中国对 RCEP 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

为了深入剖析中国对 RCEP 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本文选取了 2007 年至 2022 年间的数。以此为基础, 借鉴并设计了以下计量模型, 旨在更准确地揭示和量化影响中国对 RCEP 国家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

$$\ln FDI_{it} = \alpha_1 + \beta_1 RES_{it} + \beta_2 TECH_{it} + \beta_3 COST_{it} + \beta_4 \ln DIS_{it} + \beta_5 PSA_{it} + \mu_i + \theta_t + \varepsilon_i$$

$\ln FDI_{it}$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中国对 i 国第 t 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并且对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解释变量包括: RES_{it} 表示 i 国第 t 年的自然资源禀赋; $TECH_{it}$ 表示 i 国第 t 年的科技发展水平; $COST_{it}$ 表示 i 国第 t 年的劳动力成本。控制变量包括: $\ln DIS_{it}$ 表示中国与 i 国的距离; PSA_{it} 表示 i 国第 t 年政治稳定指数。 μ_i 表示个体解释变量, θ_t 表示时间效应, ε_i 表示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RCEP 除中国外的 14 个成员国为研究样本, 选取对外投资存量 ($\ln FDI_{it}$) 作为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东道国资源禀赋 (RES_{it})、东道国科技发展水平 ($TECH_{it}$) 和东道国劳动力成本 ($COST_{it}$) 这 3 个指标, 控制变量则为中国与东道国距离 ($\ln DIS_{it}$) 和东道国政治安全指数 (PSA_{it})。

3.2.1 被解释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ln FDI_{it}$), 选取了 2007 年—202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相关存量数据取对数作为解释变量, 并且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我国对 RCEP 成员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分为流量数据和存量数据, 其中流量数据以每一年为统计周期,

计算这一个统计周期内投资的差值, 因此流量数据存在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和正负不确定的情况, 不易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 在统计周期上, 存量数据同样以一年为单位, 但它并不涉及时间维度的变化, 而是代表在某一特定时间上的累积总和。这一数据的计算, 涉及将历年来的数据进行逐年累加。由于存量数据展现出相对稳定的特性, 本文在研究中选择了中国对 RCEP 成员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作为核心的被解释变量, 以更准确地反映投资趋势与特点。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代表不同投资动机的 3 个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即东道国资源禀赋 (RES_{it})、东道国科技发展水平 ($TECH_{it}$) 和东道国劳动力成本 ($COST_{it}$), 分别代表资源导向型、战略获取型和效率导向型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6]。

东道国资源禀赋 (RES_{it}): 选用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此比重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自然资源禀赋越丰富, 越能吸引具备资源导向型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7]。

东道国科技发展水平 ($TECH_{it}$): 采用东道国高

科技产品与制成品出口比重来衡量,表示战略获取型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科技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吸引战略获取型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劳动力成本($COST_{it}$):采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劳动力成本,表示效率导向型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当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时,其对于吸引那些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

3.2.3 控制变量

中国与东道国距离($\ln DIS_{it}$):采用中国与东道国首都距离乘以当期油价调整后取对数,来衡量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

东道国政治安全指数(PSA_{it}):采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WGI)指标中的政治稳定与没有暴力指标来衡量。

3.2.4 数据来源

采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所公布的

2007年至2022年间中国对RCEP国家对外投资的存量数据。同时,科技水平、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以及政治安全指数等关键数据均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GI: <https://data.worldbank>.),首都直线距离采用CEPII数据库整理所得。

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1报告了在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结果如列(1)所示。

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RES_{it})的系数为-0.075,与中国对RCEP直接投资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资源获取型动机较弱。原因可能是:我国对外投资很多是出于转移国内过剩产能的目的,充足的自然资源禀赋不会大幅增加我国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因此对RCE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中资源导向型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成立^[8]。

表1 回归结果汇总表

	(1) 回归结果	(2) 替换指标	(3) 所有国家	(4) 发达国家	(5) 发展中国家
RES_{it}	-0.075*** (-2.940)	-0.000 (-0.002)	-0.075*** (-2.940)	-0.179*** (-2.731)	-0.031 (-1.189)
$TECH_{it}$	0.008 (1.014)	0.022*** (2.893)	0.008 (1.014)	0.012 (0.490)	0.013 (1.609)
$\ln LABOR_{it}$		-10.616*** (-15.286)			
$COST_{it}$	-0.412*** (-13.790)		-0.412*** (-13.790)	-0.761*** (-4.450)	-0.322*** (-12.351)
$\ln DIS_{it}$	0.612*** (3.310)	0.161 (0.899)	0.612*** (3.310)	1.520*** (4.965)	0.337 (1.616)
PSA_{it}	1.126*** (4.039)	1.147*** (4.339)	1.126*** (4.039)	5.742*** (4.597)	0.770*** (3.012)
_cons	21.030*** (8.103)	85.899*** (14.714)	21.030*** (8.103)	-2.858 (-0.600)	25.739*** (9.172)
N	224	224	224	80	143
R2	0.602	0.641	0.602	0.512	0.708
F	0.567	73.333	61.992	14.683	62.689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东道国科技水平($TECH_{it}$)的系数为0.008,与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正相关,与假设2相

符。但是结果并不显著,可能原因是:由于RCEP成员国中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中国的科技水

平更为领先,因此对 RCEP 成员国的直接投资中战略获取型目的的直接投资不成立^[9]。

东道国劳动力成本 ($COST_{it}$) 的系数为-0.412,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与假设 3 相符。说明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的直接投资中,显著存在着效率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基于 RCEP 成员国中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拥有低廉的劳动力,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10];另一方面,借助大规模生产的方式,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显著的成本优势。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促进了 RCEP 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

3.4 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用东道国劳动力数量 ($\ln LABOR_{it}$) 来替换劳动力成本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且对劳动力数量进行对数化处理^[11]。从表 1 第(2)列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且与替换变量前数值相差不大,符号一致,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3.5 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 RCEP 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能会对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需进一步研究中国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 RCEP 成员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影响分析^[1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划分标准,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 5 国划分为发达国家组,其余 9 国为发展中国家组,包括:越南、文莱、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老挝。

根据表 1 后三列结果显示,中国对 RCEP 成员国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解释变量符号都相等,即影响效果相同。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直接投资都在 1%的水平下负相关,说明对 RCEP 成员国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都有效率导向型动机。

4 结语与政策建议

4.1 实证结论

本文以 2007—2022 年 RCEP 除中国外 14 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东道国资源禀赋、科技水平、劳动力成

本为核心解释变量,中国与东道国距离和东道国政治稳定指数为控制变量,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东道国资源禀赋对中国直接投资存在抑制作用,表明中国对 RCEP 成员国投资无资源导向型动机;二是东道国科技水平对中国直接投资有促进趋势但不显著,因 RCEP 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科技水平相对领先,故战略获取型投资动机不成立;三是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制约中国直接投资,反映出效率导向型投资在该地区占据重要地位。

4.2 政策建议

一是调整投资策略,推动产能合作。鉴于资源禀赋并非主要驱动因素,中国企业应将投资决策重心放在评估目标市场潜力与产业互补性上,弱化对自然资源获取的单一导向,以契合长期发展战略布局。

二是强化科技合作,培育战略性投资。尽管中国相较于 RCEP 成员国大部分国家的科技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但为了进一步促进区域科技合作,中国有必要继续加强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开展常态化技术交流等机制,提升区域整体科技水平,为中国企业创造更多投资契机;同时着眼长远,逐步培育战略性投资,夯实区域科技协同发展基础。

三是优化投资布局,提升生产效率。鉴于前文的实证结果,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直接投资存在抑制作用,在对 RCEP 成员国进行直接投资时,中国企业应深入分析劳动力成本对投资决策的潜在影响。企业应优先选择劳动力成本较低、生产效率较高且具备规模经济潜力的区域,通过引入先进技术与优化生产流程,有效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运营压力。

完善支撑体系,关注政治稳定。一方面持续提升与 RCEP 成员国的物流便利化水平,降低跨境投资的物流成本,为对 RCEP 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企业需重点关注东道国政治环境稳定性,优先选择政治生态良好、政策连续性强的投资目的地,以规避潜在政治风险。

参考文献

- [1] 许丹婷.共谋远景凝聚发展共识[N].广西日报,2023-09-

- 18(005).
- [2] 袁波,王蕊,潘怡辰等.RCEP 正式实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22,(01):3-13.
- [3] Özcan K,Olçay Ç.The caus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CEP count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24,(1):95-110.
- [4] Sid diqui A,Iqbal A.In search of spatial interdependence of US outbound FDI in the MENA region[J].The World Economy,2018,41(5):1415-1436.
- [5] Kong Q,Wu P,Wang Z.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peration modes and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Implications for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4,(92)1628-1639.
- [6] 潘素昆,杨雅琳.“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统计与决策,2020,(10):133-138.
- [7] 鲍静海,韩小蕊.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J].中国流通经济,2021,(04):82-92.
- [8] 刘丰.全民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上海经济研究,2023,(11):89-105.
- [9] 吴若楠.中国对 RCEP 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J].价格月刊,2022,(03):55-61.
- [10] 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经济研究,2014,49(12): 126-142.
- [11] 李梅,柳士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J].管理世界,2012,(01):21-32.
- [12] 王巧,尹晓波.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潜力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2, (12):181-190.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